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

郁贤皓 著

第二卷 李白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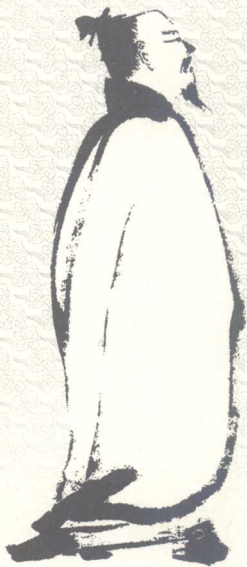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资助金资助出版

郁贤皓 著

李白与唐代文史考论

第二卷
李白论稿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卷 李白丛考

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	(3)
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	(16)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31)
吴筠荐李白说辨疑	(57)
再谈李白两入长安及其作品系年	(70)
李白三入长安质疑	(84)
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	(97)
李白洛阳行踪新探索	(105)
李白晚年行踪及思想考论	(114)
《旧唐书·李白传》订误	(140)
《唐才子传·李白传》校笺	(151)
李白家室及后嗣考	(164)
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	(174)
李白与玉真公主过从新探	(191)
再谈李白诗中“卫尉张卿”和“玉真公主别馆”	(203)

李杜交游新考·····	(216)
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	(230)
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	(240)
刘长卿别李白事迹小辨·····	(257)
李白与张垪交游新证·····	(263)
李白交游杂考(一)·····	(268)
李白交游杂考(二)·····	(291)
李白交游杂考(三)——安州马都督考·····	(305)
李白暮年若干交游考索·····	(311)
李白诗《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	(321)
黄锡珪《李太白年谱》附录三文辨伪·····	(326)
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	(335)
《夜泊牛渚怀古》与《横江词六首》考释·····	(348)
李白出生地问题讨论综述·····	(356)
李白几次到长安·····	(364)
附:《李白丛考》序····· 孙 望	(372)

第二卷 李白论稿

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381)
李白乐府与歌吟异同论·····	(399)
李白绝句漫谈·····	(414)
再谈李白《蜀道难》的寓意·····	(422)

李白的潇湘之情探微·····	(429)
李白诗文选评·····	(441)
论李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549)
《李白集》前言·····	(570)
李白:人民最喜爱的伟大诗人 ——在李白诞生 130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593)
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提要·····	(605)
《李翰林集三十卷》提要·····	(610)
咸淳本《李翰林集》源流和名称简论·····	(615)
松浦友久李白研究述评·····	(623)
从《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想到古籍整理的 学术规范问题·····	(644)
李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665)
近百年来李白生平研究述评·····	(675)
胡振龙《李白诗古注本研究》序·····	(689)
马鞍山市影印《李翰林集》序·····	(693)
《李白安徽诗文校笺》序·····	(696)
《李白诗魂系青山》序·····	(700)
李子龙《李白诗文遗迹释考》序·····	(705)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的 工作报告(要点)·····	(709)
《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序·····	(712)

松浦先生与我在学术交流中不断增进友谊·····	(714)
“李白与天姥”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李白研究会 特别会议开幕辞·····	(732)
天姥山记·····	(734)
重修蛾眉亭记·····	(737)
吴鼐对联乃揶揄李白之作·····	(739)
李白两人长安的发现及其意义·····	(742)
李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753)

第三卷 唐代文史考论

宋之问事迹和交游五题考辨·····	(767)
苏颋事迹考·····	(778)
苏颋年谱·····	(800)
晚唐杰出的诗人李商隐·····	(840)
从《令狐梅墓志》看李德裕及晚唐党争·····	(849)
《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	(861)
《元和姓纂》整理记感·····	(888)
《元和姓纂四校记》勘正·····	(899)
劳格《杭州刺史考》补正·····	(916)
《唐刺史考全编》补遗·····	(928)
论“二重证据法”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1024)
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	(1037)

《唐代文选》前言	(1050)
唐代诗人与浙东山水	(1071)
中国唐代文学当代研究述评	(1078)
论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的建构特点	(1089)
孙望先生事迹与治学历程述评	(1108)
读《程千帆选集》	(1130)
高适研究的可喜成果	
——评周勋初《高适年谱》	(1137)
《全唐诗》研究最突出的成果	
——评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	(1148)
在微观考证基础上建立宏观理论体系的佳作	
——评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1162)
创新求真 正本务实	
——评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1177)
美国学界印象记	(1186)
我与唐代文史	(1194)

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前人研究较少，近年来学术界才开始对它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这是可喜的现象。但对这组诗的形成、内容的分类及估价等方面，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拟对这一组诗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学术界同行。

古风一词，本指古代风尚、古人风度。如谢惠连《祭古冢文》：“仰羨古风，为君改卜。”杜甫《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都是这个意思。但在中唐时代，古风又成为与古体诗同义的诗体名。如中晚唐之际诗人姚合《赠张籍太祝》诗：“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这里的“古风”，就是指古诗、古体诗。而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已是这个用法，比姚合的时代要早得多。因此，这一组诗的命名，究竟出自李白自己，还是后人编排时所题，我们还得考察一下。

考《才调集》卷六录李白“泣与亲友别”（今本列为《古风》其二十的中间一段）、“秋露如白玉”（今本列为其二十二）、“燕赵有秀色”（今本列为其二十七）三首，已题名为《古风》，而且编排次序也与今本一致。《才调集》的编者韦毅仕于后蜀，说明五代以前这组诗已编成。但是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收录“庄周梦蝴蝶

蝶”一首(今本列为其九),却题作《咏怀》。《河岳英灵集》中所收诗“终癸巳”,可知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癸巳年以前,当时李白并没有《古风》这一题目。此外,今本《古风五十九首》中其八“咸阳二三月”、其十六“宝剑双蛟龙”两首,宋本《李太白文集》编入第二十二卷,题作《感遇》。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又与卷二十四《感兴》之七略同,显为重出。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卷二十四的《效古二首》、《拟古十二首》、《感兴八首》、《寓言三首》、《感遇四首》,这些组诗,不但体制与《古风五十九首》相同,而且内容主旨亦多相似。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古风五十九首》中的诗篇,李白原来只取名为《咏怀》、《感遇》之类的题目,在流传过程中这些题目失落了,可能是李阳冰在编集时把有关咏怀内容的短篇五言古诗集中在一起,题名为《古风若干首》。《唐宋诗醇》评《古风》其一云:“阳冰……纂《草堂集》,以《古风》列于卷首,又以此弃之,可谓有卓见者。枕上授简,同不朽矣。”即认为《古风》乃李阳冰编集。

有人认为《古风五十九首》的编排“并非出自曾巩,也不是出自李阳冰,竟是出自李白”,“《古风》是李白晚年自己选择、组合的大型组诗”(乔象钟《李白古风考析》,见《李白论》,齐鲁书社1986版)。这一说法窃以为尚欠证据。因为李阳冰《草堂集序》明明指出:“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所谓“草稿”、“未修”,正说明李白自己并没有整理编集。而且这一组诗既未按内容性质编排,又未按写作年代顺序为次。如现可考知的“西上莲花山”一首当为安史之乱时所作,列于其十九,而“羽檄如流星”一首显为天宝十载及十三载杨国忠发动对南诏战争时所作,却列于其三十四。如果确系李白自己“选择”、“组合”,何以竟混乱得无次第可寻?因此,窃以为这一组诗的组合编排决非李白所为。

既然《才调集》收录李白诗已题名《古风》，而且编排次序与今本李白集相同，说明《古风五十九首》当然不可能是乐史、宋敏求、曾巩等宋朝人所编排。宋初乐史《李翰林集序》云：“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乐史以李阳冰编的《草堂集》为基础，另加自己搜集所得，编为二十卷，从《才调集》所收《古风》三首编排顺序与今本李白集相同这一点看，乐史并未把《草堂集》次序打乱重新编排。至于《草堂集》所收《古风》是否已有五十九首，抑或乐史等宋人增至五十九首，因《草堂集》已佚，已无法考知。乐史所编《李翰林集》为二十卷，共收诗 776 首。至宋敏求又搜得 225 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大概亦未打乱原来次序，只是按旧目重新订正分卷次序。至于曾巩，在各卷中“考其先后而次第之”，而恰恰对这一组诗未曾做这一工作，所以现在的编排次序实在混乱不堪。至于“五十九首”的名称，很可能是逐渐增成的。李阳冰编《草堂集》，当已有《古风××首》的名称，经乐史、宋敏求增广，遂定名为《古风五十九首》。

李阳冰编集时取名《古风》，原意很可能是取这些诗都是效古诗风范之意。宋萃《漫堂说诗》云：“阮嗣宗《咏怀》、陈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风》、韦苏州《拟古》，皆得十九首遗意。”《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的五言咏怀组诗，虽然它不是一人所作，但却形成了一种篇幅和风格相似的体制。后来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郭璞的《游仙》、陈子昂的《感遇》，实际上都是继承《古诗十九首》这一体制的五言咏怀组诗。而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无论从体制、内容、风格等各个方面看，正是汉魏晋到初唐五言咏怀古诗的集大成者。从此以后，古风正式作为与古诗同义的诗体名，一直流传了下来。

二

《古风五十九首》的主要内容，胡震亨《李诗通》概括为“指言时事”和“感伤己遭”两个方面。窃以为除此而外，似还应加上一个“抒写抱负”的方面。

李白一生自视甚高，他在《大鹏赋》、《上李邕》、《临终歌》等诗赋中以大鹏自喻，这在《古风》中也有表现。《古风》其三十三“北溟有巨鱼”，以“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的巨鱼自比，表示自己志向远大，这与上引诗赋以大鹏自喻的主旨完全相同。其十六“宝剑双蛟龙”，借“神物会当逢”比喻才士总有一天当与君王风云际会，也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之意。其四十二“摇裔双白鸥”又以白鸥自喻，谓自己是“宜与海人狎”的闲散之人，决不是“云鹤”之辈的窃位者，诗末点明“吾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表示自己淡泊的志向。类似这样抒写自己志向的诗篇在《古风》中还有不少，但大都是结合“感伤己遭”来抒写的，所以可以放在后面讨论。

值得提出的是，李白在《古风》中不但抒写政治抱负和志向，而且还抒写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抱负和主张。其一“大雅久不作”就抒发了以恢复《大雅》、“王风”的“正声”为己任的抱负。开头二句为一篇大旨，所谓“吾衰竟谁陈”，“是太白自叹吾之年力已衰，竟无能陈其诗于朝廷之上也”（王琦语）。诗中概叙了《诗经》以后中国诗赋发展情况，认为战国时代的兵戈相仍，使“王风”、“正声”衰微荒芜，代之而起的是《离骚》的哀怨之声。李白认为汉代扬雄、司马相如的大赋，激起追求辞藻的衰颓波澜，它开创的流毒是很大的，虽然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废兴，《大雅》“王风”的法度还是沦落不振；而建安以后追求绮丽的风气也是不足珍视

的。这是李白对前代诗歌的总结和评价。接着，诗人歌颂自己所处的时代恢复了太古时代的淳朴风气，垂衣裳而天下治，崇尚清真自然的文风，许多人才恰逢政治清明的时代，乘运而各尽所能，诗歌“文质半取，风骚两挾”（《河岳英灵集·集论》），互相闪耀着光辉，就象繁星罗列于秋夜高空。这是李白对盛唐诗歌的热情赞美。最后诗人抒写自己志向：“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的志向是要追踪孔子，对唐代诗歌进行删述整理和编订，使之“垂辉映千春”，让盛唐诗歌永久流传。如果此事有成就，自己就将绝笔了。由此可知，这首诗是诗人抒写对文学事业的抱负。

与此相关的还有其三十五“丑女来效顰”。此诗是讽刺只会模仿和从事雕琢辞藻之人。前四句云：“丑女来效顰，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这里借用了《庄子》中的两个寓言。《庄子·天运》云：“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又《秋水》：“子独不闻夫寿陵馮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此处用以讽刺在文学上专事模仿而不会创新者，甚为深刻。接着六句：“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扬雄《法言》卷二：“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李白认为文采华丽的作品乃童子所为的雕虫小技，认为雕刻辞藻会丧失天然真情。犹如《韩非子·外储说左》所说的在棘刺上雕刻沐猴，费事而不切实用，只有自我夸耀其美。末四句仍为写志：“《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堊而鼻不伤；

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李白认为《诗经》中《大雅》、《颂》是西周文王时代的创作，那时的诗风很质朴，李白慨叹这种诗风已衰微很久，以恢复这种诗风为己任，可是何处能找到使自己施展这一抱负的机遇？

人们都说这两首诗是李白的诗论，而且是中国最早的以诗论诗，这当然是不错的。不少人从这两首诗探讨李白的文学思想和诗歌主张，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要忘记，这两首诗的主旨乃是抒写抱负的咏怀诗。所以，把这两首诗编入《古风五十九首》组诗中，是完全正确的。

三

总的说来，组诗中明确“指言时事”的诗篇并不多。但这少量诗篇，却对玄宗朝的盛衰和重大事件都有所反映。其四十六“一百四十年”，描绘了盛唐时代的兴旺景象：“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但在这繁华景象的背后，诗人又揭露了众多王侯宾客耽于游乐、颐指气使：“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这显然是走向衰微的前奏。诗人更气愤地指出，这些得意的当权者据要路而气势逼人，失路之士却被长期弃捐不用，只有扬雄“闭关草太玄”，自守其道，不以得失为心。李白以扬雄自况，表示了对统治者排斥人才的抗议。其十八“天津三月时”，描绘了“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的上朝盛况后，接着写道：“月落西上阳，馀辉半城楼。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羞。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

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洛阳的公侯们在下朝后盛气凌人的景象和回家后的奢侈淫乐生活，在诗中描绘得淋漓尽致。最后诗人又用李斯、石崇享尽荣华富贵终遭杀身之祸，与范蠡功成身退逍遥自在作对比，为权贵们敲起警钟。这类诗可以说是在总形势、总趋势方面“指言时事”。

玄宗早在开元年间就喜欢斗鸡和宠幸宦官。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玄宗宠幸鸡神童贾昌的情况：“召试殿廷，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开元十三年，笼鸡三百从封东岳，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礼奉尸归葬雍州，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十四年三月，衣斗鸡服，会玄宗于温泉，当时天下号为神鸡童。”《新唐书·宦者传》则记载：“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高力士的“权势之重，尽掩诸王大臣”。李白《古风》其二十四揭露和指斥这两类人：“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休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宦官车马扬尘，遮天蔽日，华丽住宅，高耸云霄，这是何等气势！而那些斗鸡小儿，也居然冠盖显赫，呼吸冲天，行人战栗。诗人感叹当时没有许由那样高尚的人，看不清唐玄宗的错误，唐玄宗也看不清这两类坏人。这是李白早期批判玄宗的诗篇，诗中以“尧”喻指玄宗，以“跖”喻指宦官和斗鸡徒，而诗人自己，隐以“洗耳翁”自喻。

天宝年间，玄宗日益昏庸，听任奸相李林甫制造一次次冤狱，许多才能之士如李适之、李邕、裴敦复等横遭惨死，李白好友崔成甫被贬湘阴。李白《古风》其五十一把玄宗比作“殷后”、“楚怀”等荒淫昏聩之君。“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显然是喻指李适之、崔成甫等人的遭遇。这是《古风五十九首》中指斥玄宗最激烈的一首诗。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掌权，他为了取得边功以

巩固地位，两次发动对南诏的战争，造成人力财力的惨重损失。《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即揭露和批判这一史实：“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前八句写和平环境下无端发动战争，使天下人鸟不安。“借问”二句，含蓄深刻。沈德潜《唐诗别裁》云：“言天下清平，不应有用兵之事，故因问之。”后半写士兵告别亲人赴前线情状。《通鉴·天宝十载》：夏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子，所在哭声震野。”这与诗中所写完全吻合一致。历史也证实这次战争确似“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全军覆没，“千去不一回”。诗人希望统治者能像当年大禹那样用文德教化，使异族归顺。这说明李白对唐玄宗还抱着殷切期望。

《古风》中有些诗很难落实到具体史实上，但很明显是指言时事。如其六“代马不思越”，写战士离乡在边地戍守的艰苦生活。末四句慨叹“苦战功不赏”，“白首没三边”，可能有所指。陈沆《诗比兴笺》认为伤王忠嗣，“忠嗣兼河西、陇右、河东节度使，仗四节，制万里，屡破突厥、吐蕃、吐谷浑。李林甫忌其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因事构陷几死。赖哥舒翰力救，乃贬汉阳太守而卒。故悲伤其功高不赏、忠诚莫谅也”。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从诗意看，似泛指守边将士。又如其十四“胡关饶风沙”，写边关的战争，诗云：“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鞞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杨齐贤谓指杨国忠发动征南诏之事。诗中又提到“胡关”、“天骄”，萧士赉谓写北方战争，当指

哥舒翰拔石堡城事。诗末云：“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主题既为反黷武战争，又有概无良将之思。似亦为泛指玄宗时战事。

《古风》中还有一些以咏史、游仙的形式指言时事之诗，留待后面再说。这里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古风》中的有些诗是否指言时事，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决不可牵强附会。近年来，人们似多认定《古风》其八“咸阳二三月”是刺杨国忠之作。考宋本《李太白文集》此首编入第二十二卷，题作《感寓》，可见此首在宋代尚未编入《古风五十九首》。而且宋本此诗首四句为：“咸阳二三月，百鸟鸣花枝。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则此诗并非如萧士赧、唐仲言所说“刺威里骄横”之作，而是前半写西秦豪侠冶游作风；后半以扬雄自喻，老而献赋，草玄投阁，空为西秦豪侠所嗤笑。则此诗纯为咏怀之作。此外，《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一首，前人多谓写玄宗宠武惠妃而废王皇后事。可是，玄宗废王皇后事在开元十二年（724），其年李白才二十四岁，正是蜀中游历后辞亲远游之时，既不可能了解宫闱之事，似亦未必关心此事。如为后来追咏，则似亦无必要为此事“沉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因此，谓此诗咏废王皇后事，实无根据。全诗写月蚀、虹、浮云遮蔽光明，既可比作后妃蛊惑君主，亦可比喻小人用事。“桂蠹花不实”，亦可看作小人对才士的污辱，“天霜下严威”也可看作君王对才士的驱逐。总之，此诗主旨比较晦涩，在未有确切根据之前，窃以为不作牵强附会为好。

四

“感伤己遭”的诗在《古风五十九首》中约占一半。其中有的叹时光流逝，感物兴悲。如其十一“黄河走东溟”、其三十二“蓐

收肃金气”、其二十八“容颜若飞电”、其五十二“青春流惊湍”、其二十二“秦水别陇首”、其二十三“秋露白如玉”等等，都是悲叹“春容舍吾去，秋发已衰改”，“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之类时不我待；或为此而厌倦羁旅：“急节谢流水，羈心摇旌旌”；或认为不若仙化之为高：“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或主张及时行乐：“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有的叹世事变幻无常，不必钻营富贵，如其九“庄周梦蝴蝶”。有的叹风俗浇薄，交道翻覆，如其二十五“世道日交丧”、其三十“玄风变太古”、其五十九“恻恻泣路歧”等等。

应该指出，《古风五十九首》中有许多诗是运用比兴手法，抒发失意心情的。如其二十六“碧荷生幽泉”，以“秀色空绝世，馨香为谁传”的荷花比喻怀才不遇，“坐看飞霜满，凋此红芳年”，抒写时不我待的焦急心情。末以“结根未得所，愿托华池边”表示希望得到朝廷任用。其二十七“燕赵有秀色”则以美女自喻，“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唯恐未见用而老之将至，“焉得偶君子，共乘双飞鸾”，亦比喻君臣遇合。其三十八“孤兰生幽园”则以兰没众草、虽照阳光却又遭飞霜，比喻自己虽蒙君王拔自草野，又遭小人之谗。“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比喻自己空怀才能却无相援之力。其四十四“绿萝纷葳蕤”亦全用比兴，“草木有所托，岁寒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叹葑菲诗。”《唐宋诗醇》解释此四句云：“金盞召对，欣有托矣。中道被放，如去妇以盛颜鬓发而不见答也。”其说甚是。末二句“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显然是指君王的疏远，使臣下无路可走。其四十九“美人出南国”亦以美女自喻，为紫宫女所妒，显指被张垆等小人谗逐，末以“归去潇湘沚，沉吟何足悲”作结，抒发失意情怀。李白在《古风》中大量运用比喻，有直喻、隐喻、讽喻，日本学人寺尾刚《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讽喻表现——以比喻论为中心》（日本《中国诗文论